

鬥陣特攻<sup>®</sup>  
女武神



MICHAEL CHU 短篇作品

# 女武神



短篇故事

*MICHAEL CHU*

插圖

*NESSKAIN*

齊格勒醫生造型與原始概念

*ARNOLD TSANG*

齊格勒醫生模型

*HONG-CHAN LIM*

慈悲原始模型

*HAI PHAN*

版面與設計

*BENJAMIN SCANLON*

編修校譯

暴雪中文化團隊



# 女武神

---

好幾年前的某個早晨，我的父母一起出門，母親在臨行前對我說了最後一句話，真希望我還記得她當時說了些什麼。那個早晨氣溫很低，天空灰濛濛的，令人窒息的霧氣籠罩著一切，也模糊了我的記憶。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雙親還建在的樣子。他們當時在附近的一間醫院擔任志工，歐洲在智械危機期間飽受戰火摧殘，人們正努力修復滿目瘡痍的瑞士。那天，醫院遭受空襲，我的雙親也因此喪生。我們從來都不願意相信自己深愛的人有一天會離我們而去，在別離時分，鮮少有人已經做好說再見的準備。在往後的日子裡，我周遭的人不斷安撫我，說痛苦會隨時間淡去，但即便到了今天，傷口仍會隱隱作痛。

就好比最近這幾天，我在開羅郊區醫療營的工作情況。我們每一天所面臨到的難關都看似無法克服。我過去兩年主要生活在埃及，但是自從我卸下捍衛者醫療研究主任的職責之後，我一直都有好幾個家。我的職業聲譽在當時受到損害，嚴重到我必須轉調。我曾經搬遷至波蘭、南韓和委內瑞拉，那裡的人們稱呼我為安琪拉·齊格勒醫生，而不是慈悲。我投注近十年心血的專案計畫可能已經被銷毀、出售、或是重新分派給其他人負責。我在捍衛者僅存的幾個朋友也四散各地。

我知道莉娜仍努力四處幫忙，即便發生了這麼多事、即便如此危險。萊因哈特在歐洲四處流浪，拖著可憐的碧姬跟他同行，而索潔恩則是在加拿大過著低調的生活。源氏則是整天都忙得不可開交。他最後一次跟我聯繫時，說是準備要回家找他哥哥。托比昂大概是我們之中最聰明的人了，他退休後就一直與英格麗隱居在哥特堡。但是無論我到哪裡，都能看到捍衛者的痕跡，罪惡感也如影隨行，因為當世界分崩離析時，我們竟拋下所有問題一走了之。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才來到埃及。這個國家所承受的痛苦，大部分要由捍衛者來承擔，我必須幫忙修復埃及。但是這裡的人們並不歡迎我。回家吧，他們這樣告訴我。妳是嫌自己造成的傷害還不夠多嗎？

事實是，不管他們再怎麼埋怨捍衛者，在有需要的時候還是會盼望我們能前來援助。我沒能成為值得被感謝的醫生。



以死人的標準來說，傑克·莫里森的氣色好極了。死亡並沒有讓他那方方正正的下巴鬆弛，神情也沒有因此變得僵硬，他依然像極了諾曼·洛克威爾的肖像畫，只是臉上多出幾條疤痕。我可以感覺得到，雖然他的背上有最近才剛開始化膿的傷口，但他最巨大的傷疤，其實是位於腦海中。我住在哈利利市集旁的公寓，內部幾乎沒有擺設任何家具。而他之所以來這裡找我，是希望能治療背部的傷口。當我向他詢問事情的細節時，莫里森還是像往常一樣沉默寡言。他一直以來都是典型的難搞病患。

「也只有固執的性子有機會害死他了。」聲音從廚房傳來。

聲音的主人是安娜·阿瑪利，她像是把這裡當成自己家一樣，自動自發地在櫥櫃裡找起茶葉來。看樣子莫里森也不是憑藉著一己之力就挺過如此嚴重的傷勢。大家原本都以為安娜在波蘭遭到狙擊手射殺，但如今她本人卻站在這裡。她的模樣變得衰老、身形更顯消瘦，我認識她這麼久以來，第一次看見她顯露出疲態，不禁意識到她原來也是血肉之軀。她的站姿仍舊有軍官的架勢。但是她那強硬的性格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曾所未見的溫和。

「我可以盡量幫你做檢查，但是這邊沒有我需要的儀器。」我一邊說道、一邊在傑克的背部噴上麻醉用縫合噴劑。「這裡是醫療營，不是基因實驗室。」

「我們時間所剩不多。」莫里森口氣平淡地說道。「給我幾個急救包吧。我會自己看著辦。」

「我會想辦法幫你拿醫療用品來。」我注意到他隨身攜帶的生化手榴彈，以及阿瑪利腰帶上的那幾個飛鏢。那些是從捍衛者偷出來的物品，飛鏢的話，則是未經我允許就拿我技術改造而成的產物。像這樣的案例數不勝數，我在捍衛者的心血結晶，和我的志向背道而

馳。很驚訝我會有這種煩憂的情緒，看到傑克和安娜都還活著，我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是他們兩人讓我回想起不願面對的過往，我可以感覺到自己正在抗拒伴隨著他們而來的事情。

我打開一個個充當客廳家具的補給箱，所找到的物資大多數是繃帶、密封的罐裝維生素以及其它醫療用具。這些對莫里森目前的傷勢不會有多大的幫助。捍衛者的足跡之遼闊，即便這個組織已經解散多年，也還是可以在各個地方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論是埃及那傾頹的基礎設施，還是那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淺藍色繃帶包。老實說，脫離捍衛者這件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個……可以努力的目標。

傑克開始搜刮其中幾個補給箱，並把裡頭的物資放到身旁，疊出一座小山。「妳在這裡做什麼，安琪拉？」

「我在找有沒有急救包。」我毫不猶豫地答道。「幫你找。」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用雙手把玩著一個非常昂貴的醫療掃描儀器。「我是說妳來開羅這裡做什麼？」

「那東西很脆弱。」我怒瞪他一眼，並把儀器從他手中奪走，丟回箱子裡去，儀器落地時發出小小的撞擊聲，害我身體縮了一下。我吐出一口氣，才發現自己原本屏住了呼吸。「這裡有人需要幫助。」

我來這裡做什麼？我告訴自己，我是來幫忙的。我告訴自己，這裡有人需要我。埃及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卻沒幾個人願意伸出援手，在社會看不見的角落還有禿鷹在虎視眈眈。這份工作沒有上一份差事那樣光彩、那樣令人振奮，但是這份工作不會引發社會爭議，而且有助於人。

「醫院或是大學的研究室感覺更適合妳。」安娜說道，她看起來顯然已經找到自己喜歡的茶葉了。

「事實證明，『曾經效力於捍衛者且表現傑出』這樣的經歷，並不適合寫在履歷上面拿給別人看。」我打岔她的話，深吸一口氣。感覺就好像回到當年，重拾上次大家聚在一起爭論不休的那個話題。「我寧可保持低調。我比你們兩個都還要想與世無爭。」

傑克皺起眉頭。「至少這樣我的敵人知道我會找上門。」

「你的敵人？」我難以置信地問道。「你是說美國政府、德國最大的銀行，還是螺旋國際安全公司？還有別的嗎？」

「光明能源公司。」傑克的聲音充滿自信，他以自己為傲。

「就是墨西哥最大的能源公司。那間公司的老闆還碰巧是大名鼎鼎的前任總統，備受推崇的戰爭英雄。」我嘆了口氣。「那幾個敵人是無法讓你恢復聲譽的。」

「戰爭勢必會讓雙方都蒙受損失。」莫里森不帶情緒地說道。

「你總是能找到理由。」我說道。我明白對當年還在捍衛者的他，靈活思考極為重要，那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特質，但是看來這樣的特質也留到了他的新生活裡。

「我漸漸找到幕後黑手了。我也漸漸發現真相了。」他字裡行間所透露出來的熱情聽起來充滿執著。

「真相啊。」我淡淡地說道。

「捍衛者所遭遇到的事、利爪組織、瑞士、關於這一切的真相。那是我的新任務。」

「聽起來並不怎麼新，這個面具倒是沒見過。」

「那妳要我怎麼樣嘛？」傑克打斷我的話。「飛去直布羅陀跟溫斯頓會合嗎？妳以為原先鬥垮捍衛者的人就擊敗不了他嗎？」

溫斯頓看見這個問題正在加劇，他認為捍衛者是解決所有事情的方法。我想溫斯頓從來都沒有質疑過一切為何會分崩離析。他深愛著捍衛者，而且也需要捍衛者，以至於他看不見捍衛者對大家造成的傷害和改變。跟傑克與安娜共處一室，只讓我更加堅信，我們的心靈依舊傷痕累累。如果重蹈過去的覆轍，只會引發另一場災難。這個世界不需要災難。溫斯頓的立意是良善的，但是那並不代表他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

「就讓溫斯頓去當英雄吧。」傑克輕蔑的說道。「必要之惡，就由我來做。雷耶斯、歐岡帝姆、馬克西米連、維埃里、駭影、歐卓藍，還有其他所有人，我全部都會處理掉。」

雷耶斯。單單只是聽到他的名字，就讓我顫抖。我還以為自己已經親手埋葬他們三個人了：莫里森、阿瑪利、雷耶斯，但他們的鬼魂活了下來。

「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傑克。捍衛者已經不在了。你基於私心的復仇，無法改變任何事情。」

「總得有人讓他們付出代價。我一定要伸張正義。」

「哼，正義。」我笑了聲。我看得出來，痛苦吞噬了他。「如果你繼續這麼做下去，你就會向全世界證明，捍衛者確確實實成為了大家所害怕的樣子。我真希望你能明白這個道理。」



遙想當年，我第一次踏進莫里森那個位於角落的辦公室時，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當時的我雙眼明亮、情緒亢奮，剛剛從蘇黎世大學醫院的外科主任一職轉調過來。起初，我還以為自己走進了博物館展覽場地。莫里森的頭像分掛在牆上的各處，每一張頭部的姿勢都不相同，此外還有特遣隊的照片，以及他軍旅生涯的紀念物。有一個書架，上面擺放著好幾套歷史典籍，包括一本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皮革裝訂版，書籍陳年老舊，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傑出將領的個人傳記，全部都整整齊齊地靠著牆排列開來。側面的檯桌上有一面棋盤，進行到一半的對局靜止不動，邊上閒置著由鮑比·菲舍爾所撰寫的《60個令人難忘的遊戲》，其中一頁被折起來作為記號。而坐在主桌後面的便是傑克·莫里森本人。

「我讀了妳的論文，相當優秀。它給了我一道靈感。」他說道。他指的是我最近剛發表的奈米生物治療論文。我相信這個科技有機會徹底翻轉醫療的進行方式，不光只是在檢查室裡面，而是遍布整個醫療體系。等待是個痛苦的過程，當時的我相信捍衛者是最有辦法幫助我的組織，他們可以讓我的點子迅速化為現實。

「你讀了我的論文？」我難以置信地發問，因為那些研究論文涉及艱澀的技術領域，大多數的研究生都需要投入許多時間才得以消化吸收其中的內容。

「我想我有掌握到要點。」傑克輕聲笑道。我沒有進一步質疑讓他難堪，畢竟他可是那個可以幫助我實現宏願的人。

「我確實有下苦功，把抽象的事情寫得容易理解。」我微笑。

「安琪拉，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捍衛者，擔任我們的醫療研究主任。我們擁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幫助妳研發奈米生物科技。想想看，人們的生活會有多大的改變。世界上每個人的預期壽命都會得以延長。」

我曾想像過。只要有更為先進的人工智慧，並且投入資源大量生產，生物科技就可以普及全球。取得醫療照護的門檻會變低，人們在醫療上所需的時間可能也會縮短。這會開啟醫療的新紀元。而且莫里森答應我會替我辦到這些事。

「金錢、資源、人力。我知道妳是那種喜歡按照自己方式行動的人，妳可以這麼做。由妳來當家作主。規則妳說了算。」

「指揮官，我需要一名博士後研究員。」我這樣說道。「你這邊有人手嗎？」

「多到數不清。」莫里森說道，並往窗外看向下方的庭院。幾名身穿藍色裝甲的保安官整齊劃一地走過草皮。「我這邊有相當充裕的士兵。我所缺少的是智囊團、夢想家，我需要幫手跟我一起開創更美好的明天。妳可能正是我們有所突破的關鍵，妳可以改善地球上所有人類的生活。我想讓這樣的事情成真，我會清除所有阻礙，讓妳能夠全心全意專注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鑽研革新的技術。」

這個提議相當誘人，聽起來無懈可擊。但是每當我聽見好到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時，腦海裡都會出現那道聲音。「*All tär inte guld som glimmar.*」這句話是托比昂最喜歡的台詞。意思是會發出光芒的不見得全是真金。我對每件事情都抱持著質疑的態度。我一直都有這樣的習慣，就連小時候也不例外，而我所接受的教育讓我變得更加敏感，與托比昂相處的過程可能也有對我產生影響。這樣的性格有著很大的好處，可以幫助我研究科學，但旁人對我的觀感也會因此變差。「這個提議很大方，但我內心有一些疑慮。」我說道。

「但說無妨。」

「我想要專心在平民的福祉上，研究可以應用在和平時期的技術。我不想要替捍衛者的指揮官研發可以派士兵上戰場的科技。」

莫里森豎起手指頭。「智械危機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當初成立捍衛者的目的，是為了要贏得戰爭，但如今我們有了新的任務：我們要開創更美好的明天。我們投入生物、化學、基礎建設、氣候學等領域的研究，只要是改善人民生活的科學，我們都有涉足。我希望妳也能參與其中。妳可以主導繼智械誕生以來人類生活最大的一次躍進。」

莫里森留著符合規定的軍人髮型，他的辦公室裡滿滿都是表揚的勳章，他在我眼裡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軍人。就連他的姿勢也透露出軍人的氣息。我彷彿能看見軍旅生涯的絲線在他身上來回交織，讓他不由自主地呈現出立正站好的姿勢。他有適合擔任軍人的特質，對自己接收到的命令堅信不移。如果我想要為這個世界帶來實質上的改變，應該要靠自己的本事達成目標才對。但是我認識莫里森很久了，他做過很多對社會有益的事，而且他底下那些正直的部屬也都個個向他看齊並尊敬著他。我知道他相信自己所說的話。不只如此，我自己也想相信他所說的話。

「我明白妳的價值觀，安琪拉。我認識妳好多年了。如果妳能來協助我們的任務，那會是我們莫大的榮幸。」莫里森說道。「妳不用按照別人的意思做研發，也不用為了新的儀器煩惱。妳想做什麼都行。我向妳保證。」

「那博士後研究員呢？」我露出笑容。

「妳要幾個有幾個。」



我趴在桌上睡著，經過一段時間才被爆炸聲響驚醒。感覺就好像地牛嘆了口氣，接著又有幾道零星的衝擊襲來，使得窗框嘎嘎作響。燈光閃爍著。我可以聽見雷聲的低沉悶響從遠處傳來。不過，凡是有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人，都能夠區分出天氣和戰爭的差異。我迅速換好服裝：我已經不是第一天在開羅生活了，我知道伴隨在雷鳴聲之後的是什麼。我們必須先設好醫療營，準備接應傷患。

不久之後，莫里森和安娜就出現在門口，活似兩個處在黑影中的怨魂。他們那令人熟悉的臉龐被面具給遮蓋住，唯一顯露出來的表情，是一條發亮的紅線，和稜形的藍光。

「發生什麼事了？」我問道。

「阿努比斯設施那裡遭到攻擊。我們得離開。快。」擋在莫里森嘴巴前方的面具設有某種裝置，會改變他所發出來的聲音。它轉換了他的聲音，把其中的人性吞噬殆盡。

「螺旋國際安全公司會控制住那裡的情況。如果你們過去的話，只會被捲入雙方的戰鬥而已。」

「是利爪組織。」傑克說道。我認得那個語調。已經沒有辦法勸他打消主意了。

「安琪拉，那邊有人已經被戰鬥波及。他們需要幫忙、需要螺旋國際安全公司以外的幫手。」安娜打斷了我的反對。「妳要跟我們一起去嗎？」

我比任何人都還要清楚開羅的緊急醫療狀況。上一起攻擊事件重創這座城市，大部分地區都還在重建中。因為那起攻擊事件而受傷或流離失所的人，也還待在我的醫療營裡頭。螺旋國際安全公司是維安部隊，但是在我眼裡，他們也沒有比傭兵好到哪裡去。他們捍衛的是政府的利益，並不是人民，正如同我所預料的，捍衛者總會出現接班人。我應該留在醫療營。我應該讓一切就緒，準備協助分流人潮，照料湧入的傷者。我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我要。」

我把女武神套裝存放在一個大型的箱子裡面。生物識別鎖發出令人愉悅的聲響，隨後開啟。我把裝備擺開來：有胸甲、通訊與掃描儀器、生化電池、推進系統以及手杖。每件裝備都放在形狀相符的泡沫塑膠製保護盒裡。個個都已經閒置多時。我把白色胸甲從保護盒裡拿出來，伸手撫摸它的表面，上面依舊有著當年征戰沙場所留下的痕跡：被利刃劃過的線條、被子彈打中的凹槽，在在說明著當時的作戰過程有多驚險。我接上扣環，在啟動電源之後，套裝開始往我的身體貼合。手杖的握把有按照我手掌的形狀特別設計過，讓我在惡劣的環境中依然能緊握住它。頭盔與處理器是套裝的命脈，也是負責把必要資訊提供給我的神經系統。

裝備依然合身，但我卻忘了它有多沉重。







有些事情，需要飛上天空才能夠理解。翱翔天際的人，為特遣隊的所有人開啟了新視野。莉娜曾經是飛行員，溫斯頓甚至還駕駛過太空船從月球來到地球。我還記得太空人說，從外太空回望地球，可以讓你對人生的看法完全改觀。但是他們都沒有像我這樣飛翔過。

在我下方，開羅向外延伸至地平線，原本翠綠的城市，在飽受摧殘之後呈現出棕色的樣貌。尼羅河畔的新農業技術特區，正一步步讓河流重獲生機。河堤處設有太陽能板，大型電池農場能蓄積的能源之多，這個城市裡的人們怎麼用也用不完。這條河流的水曾經孕育滋養過人類文明，就連我都願意相信它有朝一日會恢復往日榮景。佇立在城市旁邊那高大挺拔的身影，是永垂不朽的金字塔。

那些金字塔所投射出來的陰影區，是一片戰場。

我們三人抵達了攻擊事件發生的地點。螺旋國際安全公司的人和利爪組織的部隊正打得不可開交。黑色與紅色的空投艇盤旋在空中，像是正在捕捉獵物的鳥兒。在它們上方飛行的則是啟動噴射火箭、身穿盔甲的猛禽戰鬥部隊。我不太擔心他們，因為他們自有醫生照料。但是看到一片混亂中，火箭引起一陣陣爆炸，不由得為之一震。在我的下方，有兩名老兵行蹤隱密地穿越光線昏暗的街道。雖然莫里森身穿紅藍相間的夾克，他的身影也依舊難以察覺，這點讓我十分訝異。看到他這個樣子，給人一種陌生的感覺。他從來都是光明正大地與敵人對決。要不是有女武神的掃描裝置，我鐵定看不見他。

話雖如此，但我本來就對戰鬥沒什麼研究。主動進攻、位置編排、戰術策略。我選擇不去煩惱這些事情，轉而交給其他人。我必須專心執行當前的任務：拯救人民。平民正試圖撤離這個區域。我的抬頭顯示器上面佈滿這個區域裡的生命跡象，吵雜的場面一片混亂，但我必須掌握局勢。傑克與安娜開始與身型巨大的利爪組織士兵交火，而我則是離他們遠去。

我從來都不想扮演慈悲這個角色。我是被迫擔下這個職責的。女武神套裝之所以誕生，是為了要證明我的科技有用。但我明白其他人是如何看待我的。我也明白隊友有多麼想要我與他們並肩作戰。也正因如此，齊格勒醫生逐漸淡去，慈悲取而代之。

莫里森不受控地往敵人衝過去，而安娜則是從上方看著這一切發生。到處都是戴著

紅白色面具的利爪組織士兵，壓制著身穿藍色服裝的螺旋國際安全公司士兵。突然間，一連串爆炸撕裂夜空，我的目光被一個漆黑的物質所吸引，那是一個比黑夜還要晦暗的東西。一個黑色的身影從中浮現。如風暴般的砲火從它的中心處爆發開來，兩名老兵衝向掩體，消失在我的視野中。

「那是什麼？」我發出驚呼。

「加布里爾。」

傑克那激動的聲音出現在耳際，我的身體晃了晃。腦中浮現好多疑問，企圖想要轉移我的注意力，但是現在我必須先摒除它們。「那不是我們該擔心的，莫里森。救人要緊。」

「那是由妳負責的，醫生。這個是我們的戰鬥。」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

我看著他們兩人，莫里森帶頭衝出掩體，安娜則是謹慎地在後方支援他，隨後，令人窒息的煙霧便吞噬了他們的身影。

但他說的沒錯。我有自己要負責的事情，無暇擔心他們。

利爪組織一點也不在乎無辜的人民，恣意傷害他們的性命和財產，至於螺旋國際安全公司的部隊，其行事作風也比傭兵稍微好一點而已。火箭從空中呼嘯而過，建築物遭到摧毀。區域裡的人驚恐地向外逃竄。

抬頭顯示器顯示出來的訊息很清楚：下方的某處確實有生命跡象，但是微弱到幾乎就快要看不見。信念驅使我向下俯衝，穿過滾滾濃煙。煙霧衝擊著我的雙眼，但隱形眼鏡漸漸將其濾了開來。隔著層層的霧霾與粉塵，一個顏色黯淡的身影吸引住我的目光。我啟動女武神的機動系統，往那個方向直飛過去，一邊穿越濃霧、一邊努力記住那個身影的所在位置。我動身往地面移動，身旁的煙霧漸漸散去，我又再次看見了她：那是一位身穿白色短袖上衣、有著暗棕色頭髮的年輕女孩。她讓我想起過往的許多小孩。任何地方的戰場都一樣，士兵為了生存、勝利與榮耀作戰，但無辜的人民卻慘遭踐踏蹂躪。

女孩看到我之後揮動手臂，拚命想要讓我注意到她。我穿過煙霧迅速下降，著陸在建築物頂樓上的瓦礫堆中。

「別動。」我說道。「妳的腿卡住了嗎？」

她點點頭。她已經放棄掙扎、筋疲力竭，她絕望的眼睛向我乞求援助。

就是這樣的景象讓我的童年蒙上陰影。家庭變得支離破碎，人們試圖逃離遭受毀滅的厄運。我還記得城市建築被突如其來的夜襲夷為平地的景象。我們看不見天上的明月與繁星，只有血紅色的亮光不斷閃爍，比黑夜還要晦暗的形體籠罩大地，接著又迅速被奪目的爆炸白光給點亮。連跑到避難所的機會都沒有。只能夠想辦法在廢墟中尋求掩護。周遭的聲音震耳欲聾，嗆鼻的濃煙令人窒息，襲來的恐懼流竄全身。

「我幫妳把這些東西移開。妳稍等一下。」我努力安撫著她。

她再次點頭，眼睛瞪得斗大。

我開始挪走壓在女孩身體上的那些水泥磚塊。要是有人幫手就好了，溫斯頓、萊因哈特、索潔恩或源氏都很適合做這種事。我還記得委內瑞拉那次，在狂風暴雨肆虐過後，我們到現場協助受困民眾脫困。要不是有女武神套裝的動力幫忙，當時的我根本不可能搬得動那些巨石。

「妳是……」她開口說話，似乎認出了我。她開始挪動身軀，我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膀上，避免她移動得太快。我不希望興奮的情緒或腎上腺素使她的傷勢變得更嚴重。



「我是來幫助妳的。」我替她把話說完。我出力把另一塊牆板給拉出來，扔到旁邊。「真希望萊因哈特也在這裡。」

「萊因哈特？」

「他是我的朋友。」我說道。「身形高大、強壯。話總是說個不停。」我展開雙翼，使勁拉出最後一塊沉重的石板。我扶女孩站起身。她的臉上沾有煤灰和灰燼，隱約可以看見眼淚劃出的兩道線條。

「妳叫什麼名字？」我問道。

「哈楠。」她羞怯地說道。

「我幫妳掃描一下。」我告訴她。她看起來有點猶豫，但還是乖乖原地站著不動，讓女武神的手持式掃描儀器發出淡藍色的波刷過她全身。沒有嚴重的傷勢。她應該不會有事的。有劃傷和擦傷，幾個傷口滲著血，但這些外傷很好處理。

我拾起手杖，到了她身旁。我啟動生化治療光束，一道金黃色的微光從手杖裡流出，圍繞哈楠的身軀，像陽光一樣緩慢地發散著熱能。光的微小顆粒發亮的粉塵一樣飄散在空中，落到哈楠的皮膚上。她雙眼一亮，接著身體縮了一下，彷彿手臂不小心被火燙到。

「可能會有點熱喔。」我說。「受不了的話就跟我說一聲。」

她點點頭，驚訝地看著身上的傷口自己縫合起來。「跟魔法一樣耶。」她說。

「其實是科學。」我露出笑容。「比魔法還要厲害很多，妳有聽過奈米生物嗎？」

「是像……迷你機器的東西嗎？」她稍微比手畫腳了一番，好似在驅趕蒼蠅。

「不大像。」我說，失望的感覺讓我的心揪了一下，原本可以拿來全面改革醫療的科技，如今卻幾乎無人知曉。不過眼前還有當務之急。「我有機會再跟妳解釋，但首先我們得去安全的地方避難。」

「我們還不能離開！」哈楠說道。「我的哥哥還困在裡面，我們得去幫他！其他人都離開了，他們不願意等。」街道那裡依然傳來槍聲，迫擊砲的巨響以及自動槍械的噠噠聲此起彼落。我們的處境仍然十分危急，我不想讓哈楠繼續暴露在危險之中。「拜託。」

我怎麼可能丟下他。我用女武神的掃描儀器尋找他的下落，但是電磁干擾影響了雷達和顯示畫面的效能。「我不能留妳一個人在這裡，妳得跟我一起來。」

哈楠點點頭。我們所處的建築已經遭受無數砲火攻擊。我用肩膀推開入口的障礙

物，然後與女孩開始動身下樓。在我們往建築物下層移動的過程中，煙霧開始向上竄升。我從裙子上撕一小塊布下來，暫且讓她摀在口鼻前面。火災警報器鈴聲大作，閃爍的燈光照亮附近區域。我們離開樓梯間進入走廊，地板傳出咯咯聲響。我們一路穿過走廊，在距離拉近之後，我成功偵測到另一個生命跡象。但是我們之間隔著一扇沉重的門。我把肩膀靠在門上，用力將其推開。

房間內有一名年紀較長的男孩，他身穿紅色襯衫，披著黃色圍巾，癱倒在地板上。他手臂彎曲的樣子很不自然，我猜骨頭應該是斷了。他的意識似乎有點恍惚。

「哈楠，是妳嗎？」他問道，他有聽見我們靠近的腳步聲，可是眼神呈現呆滯狀態，向上看著天花板的某處。

哈楠急忙跑到他身旁，聲音哽咽、不斷啜泣，深怕自己的親人會離她而去。「嗯，是我，我找幫手來了。」

「沒錯。」我說道，並單膝到他身旁。「我們會救你出去。」我擔心他會出現休克。我得先稍微治療他的傷勢，才能夠移動他的身體。只要一點點生化治療光束，就可以暫時緩解他的傷勢。跟哈楠一樣，他也被金色的治療光波環繞，片刻之後，他的整個胸腔似乎都開始發光。他的呼吸越來越順。我轉身面向哈楠。

「好，我們來把你哥哥救出去。」我說道。

哈楠點點頭。她哥哥看著我，眼神裡充滿恐懼。

「你感覺如何？」我一邊問道、一邊用女武神的聲納成像儀器掃瞄著他。關鍵在於不斷與他交談，讓他的注意力可以轉移到自身傷勢以外的事情上。

「好痛。」他咳嗽。在我們對上眼神的時候，他認出了我的身份，訝異地睜大雙眼。「妳是慈悲。我在照片上看過妳。」

「沒錯，我是慈悲。」這件事沒有讓我困擾。我知道在戰亂發生的時候，慈悲是人們所需要的。而且眼下，慈悲這個人物可以讓哈楠的哥哥有精神上的依託。「所以別擔心，我會救你出去的。」

「我爸媽不大喜歡妳。」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好意思。

「那你等一下見到他們的時候，可以幫我說點好話嗎？」我笑了笑。

他的表情改變，好像害怕自己說錯話冒犯到了我似的。「當然！」他誠懇地說，點了點頭，而即便只是做出這樣細微的動作，都讓他痛苦難耐。

「好，現在呢，我們得帶你離開這棟建築物。你可以走路嗎？」

「應該可以……吧？」

「好，那就沒有問題了。」我說。「我們一步一步慢慢來。哈楠和我都會在這邊陪你的。」

我聽見迫擊砲彈襲來的聲音。「趴下！」我大喊並抓著哈楠，迅速移動至她哥哥身旁，我展開女武神的雙翼，用肉身盡可能地保護這兩個孩子。牆壁向外炸裂，水泥與玻璃碎片應聲朝房間內部飛灑，撞擊我的裝甲。

瓦礫從屋頂處掉落，無情地砸向我。我壓低身子，女武神套裝的保護墊和護甲承受著衝擊的力道。當場面終於平靜之後，我站起身，暗自提醒自己要感謝托比昂，多虧有他幫我打造這身套裝的裝甲。「你們沒事吧？」

孩子們沒有回應，所以我只好親自確認。套裝的外觀變得一塌糊塗。我站起身，其

中一邊的翅膀應聲斷裂，支離破碎。我全身都疼痛不已，肉體的疲勞也開始往我席捲而來。哈楠抬起頭看向我，縮著身軀保護自己，那雙大大的眼睛透露出恐懼。她的哥哥一動不動，爆炸的震擊太過猛烈，他因此暈了過去。這裡難以看見外頭的動靜，感覺就好像我們被埋進了地底深處一般。女武神的系統全部斷線。從周遭的情況看起來，我們毫無疑問是被困住了。

我冒出冷汗。感覺幾乎就像是牆壁正朝我們合攏那樣。當年的那間醫院在遭到轟炸時，我的父母臨死前也是這種感覺嗎？他們有在彼此身邊嗎？他們有意識到降臨在自己身上的厄運嗎？我希望沒有，那樣太痛苦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我們所處的建築物發出低沉聲響，彷彿隨時都要倒塌。我們所在的地方也有可能竄出火舌。我們有可能會窒息，也有可能被石塊壓扁，甚至有可能再出現一次爆炸。

我們的活路只有一條。

我把手杖綁在背上，用兩隻手臂抱起男孩，朝出口處緩步前進。「跟我來，哈楠。小心點。」我沿著建築裡的走廊移動，側身穿過樓層間的裂縫。最後，我們總算是來到了大門口附近，但是建築物內部又再度發生爆炸，我可以聽見牆壁發出扭曲變形的聲音。我大聲呼叫哈楠：「快跑！往門口跑！」

建築馬上就要倒塌了。

我抱著哈楠的哥哥，我感到有點內疚，因為我還沒問他叫什麼名字。我奔跑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跨越一個個裂口，但我的速度來不及。牆壁正在坍塌、這棟建築物也正在坍塌、我身旁的一切全部都正在坍塌。我傾盡全力思考有哪些可能成功的脫逃方法，但是一無所獲。有的時候，沒有太多複雜的選項可以選擇，反而會讓事情變得簡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拯救我保護的兩個孩子。

我用身體護住哈楠的哥哥，身旁的建築倒塌在我身上，撞擊我的背部，把我推向地面。

世界變得一片漆黑。

當光亮再度映入眼簾時，我聽見有人在呼喚我。壓在我身上的沉重物體似乎消失了。哈楠的哥哥在我的身體下方……他叫什麼名字呢？女武神套裝顯示他沒有受創。他的狀況相當樂觀。

「哈楠。」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我大聲呼叫，但是無人回應。

我一邊咳嗽、一邊緩緩站起身，我背上的瓦礫也隨之散落一地。一隻粗壯的手臂抓住了我，是莫里森。他拿下面罩，重拾人類的樣貌。傑克的臉布滿塵土與煤灰，只有原本戴著面罩的地方依舊乾淨，而他的夾克好像多破了幾個洞。

「安琪拉，我們得趕快離開。」他說道。

「有個女孩。」我咳嗽著說道。

「她沒事。」安娜的聲音從霧霾的另一頭傳來。安娜正在掃視附近區域，她移動時的身姿就好像一隻潛行的貓。「該走了。」

在那之後，我經歷了忙碌的一天，受到戰火波及的傷患接連湧入，其中也包括警察、螺旋國際安全公司的特務以及第一線人員。現場沒有足夠的醫生和床位，時間也不足以細心照料他們所有人。在安置完所有傷患之後，我精疲力盡、全身痠痛，完全靠咖啡在保持清醒。

在我終於有機會休息時，夕陽早已落到了地平線後方，醫療營充滿著夜晚的悠閒氣息。傑克和安娜前來找我。他們的面具都已經摘下，但我仍然忘不了他們當時的模樣。

「你們接下來要去哪裡？」我問他們。他們都各拿著一個大背包。

「加布里爾來過這裡。我們必須去追他。」傑克說道。

我還沒有時間去消化在戰場上看到的事情，也還沒來得及去思考那一切代表的意義。「他還活著？」我提出內心的疑惑，隨即便覺得自己的問題很荒謬。我不禁皺起眉頭。今天逝去太多生命了。

「老兵是很難死的。」傑克嘆氣。「是加布里爾帶頭發起攻擊的。我們得趁還有機會，趕快循著他的蹤跡追捕他。看起來他的巢穴應該是在歐洲的某處。我們原本正要往那裡去，但改變心意繞路過來，想說順便探望老友。」

「這樣啊，祝你們好運。希望你們順利找到……你們想找的東西。」我說道。

「妳可以跟我們一起來，我們還需要妳的幫忙。」從莫里森的口吻可以聽得出來，就連他自己也覺得我十之八九不會答應。

「我不能留在這裡，但我也不能跟你們走。」我搖搖頭。「我們有不同的目標和理念。」

「時間久了就知道了。」莫里森點點頭。「祝妳好運，安琪拉。謝謝妳的急救包。」他露出笑容，做出滑稽的敬禮手勢轉身離去，順勢把背包甩到肩上。安娜在原地佇足了一會兒，我們兩個看著他孤身離開。

「我們的戰鬥是一樣的。」她說到，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們的戰鬥從來都不一樣，安娜。」我說。「更何況，我討厭戰鬥。」

「或許吧，但我們依舊在奮鬥著。雖然傑克不再像以前那樣滿懷理想，但是他的意志仍然很堅定。」安娜嘆氣道。「失去得越多，就越想要牢牢抓住。」

「他無法與過往對抗，他得認清這個現實。」

「我想，傑克總是能替自己找到奮鬥的理由。那是他賴以維生的事物。」安娜眯起眼睛。「我們這個世代的戰爭已經結束。每個世代都有一場戰爭。我們為何奮戰？可能是為了報仇、金錢、國王、國家、正義還有我們所相信的一切。戰爭不是每次都發生在戰場上。有些戰爭一打就是幾十年，但我們的戰爭轉瞬間就結束了。加布里爾起初創立我們這個團隊是為了拯救人類，但是後來他沒能重建團隊。艾達維他們覺得莫里森可以辦到，畢竟他一表人才，就像是戰爭英雄。他有同情心、勇敢、有自信、擅長政治。可是到頭來，他還是士兵。所有的士兵都只信奉一條準則。我們並不需要去改變這個世界，只要拯救它就可以了。」

「我們其他人正是為了拯救世界才加入捍衛者的。」我說道。

安娜難過地點點頭。「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要怎麼讓自己的追隨者背負這種艱辛的歷程。我們並非為了和平而生。在那之後……」安娜摸向戴著眼罩的那隻眼睛。「……我還以為自己會就這樣安然退休，結果還是來到了這裡。妳、莉娜、索潔恩和其他人都用另一種角

度看待事情。我想我終於慢慢開始理解了。我一直以來想做的，都只是樹立榜樣、啟發他人，讓大家可以跟隨我的腳步罷了。」

「那妳為什麼不去與溫斯頓會合呢？傑克的復仇之旅與妳無關。」

「安琪拉，理想是屬於年輕人的。」她說道。「請不要太苛責我們。一旦人們稱呼你為英雄，就再難擺脫這個職責了。」她露出悲傷的笑容。該說的話都說完了。最後，她輕拍我的肩膀，然後跟傑克一樣轉身離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從來都不知道該如何與人道別，即使我的人生充滿離別，而且有時連最後一面都沒能見上。沒能見上最後一面的離別是最常見的，也是我最揮之不去的陰影。如今，我有第二次機會與他們道別，而我卻什麼話也說不出口。我曾經站在他們的墓碑面前與他們訣別，當下那種永世不得再相見的感覺，比現在看著他們離去的身影還要強烈。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還有機會再與他們重逢。



「辛苦妳了，慈悲。」馬穆德在我撥開帳篷入口的簾子時說道，這個巨大帳篷是我們稍早用來接待傷患的臨時櫃檯。他在跟我打招呼的時候，視線沒怎麼移開電腦螢幕，而是快速地敲打鍵盤，忙碌於工作。

「別那樣叫我。」我說。

「抱歉啦。」馬穆德說，模樣好像有稍微反省，但是臉上仍舊洋溢著一抹憨厚的笑容。「等了好幾個月，終於有機會這樣叫妳了。」

「你開心就好。」我嘆氣。「我帶進來的那兩個孩子情況如何？」

馬穆德按下幾個按鍵。「他們還在等親人來接。」

這個消息讓我感到驚訝。「有聯絡他們的父母了嗎？」我低下頭看手錶，這才意識到時間都已經這麼晚了。「已經過好幾個小時了。」

從馬穆德的神色看起來，他並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噢。

馬穆德終於開口說道：「他們的父母都喪生了。我們正在尋找他們的其他親屬。」

我也曾經跟那個女孩一樣，等待著自己的雙親回來。我還記得把噩耗帶來給我的那個警員的聲音，但我已經想不起他的臉龐。

「齊格勒醫生？」馬穆德問道。「妳還好嗎？」

我才發現，自己用手指頭從眼鏡下方的眼角處抹去一滴淚珠。「沒事，我只是累了。」

「妳做得很好。要是妳沒有找到那兩個孩子，把他們從建築物裡面帶出來，他們絕對凶多吉少。」

「總得有人去救他們。」帳篷那股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突然襲來，我喃喃自語，逕自離去。

暮色籠罩吉薩高原，一排排醫療用帳篷整整齊齊地擺開來，帳篷的白色帆布映出僅存的光芒，照亮飄散在空中的塵土，模樣活似新的石室墳墓建築，在經過數千年的風吹日曬

之後，絲毫沒有向時間臣服。棲息在鄰近墓室裡的古代埃及人窮極一生徒勞地追求永生不死的能力，即便是在殞命之後也依舊沒有放棄。在兩個帳篷之間的夾縫處，我看見哈楠與她哥哥的身影。她的哥哥躺在一件外套上，而哈楠則是坐在他身旁，努力鼓舞他的情緒。

安娜的聲音傳進我耳裡。過去這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的奮鬥以失敗告終。每當我想起自己在莫里森辦公室裡、第一次決定要加入捍衛者時的模樣，都無法確定是否還能重拾過去那種樂觀開朗的性格。可是我知道，當年內心裡的那份火焰至今也依然旺盛地燃燒著。痛苦的掙扎、煩擾的疑慮與社會的爭議，耗盡我內心那股曾經澎湃的英雄氣息。我一度以為這種英雄氣息只要消失，就再也回不來了。但我們都必須面對每天的挑戰與危機。我們奮鬥的意志偶爾會消沉，但我們總是能重新振作。我看著哈楠把雙臂打開，彷彿展翅飛翔，在那個瞬間，我明白自己的戰鬥還沒結束。

英雄永不消逝。









**BLIZZARD**<sup>®</sup>  
ENTERTAINMENT